



## 历史文化

# 朝贡体系只是道德至上的空想吗

□唐山

“(这是)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。”费正清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时,提出朝贡体系这一概念。

所谓朝贡体系,指从公元前3世纪起,到19世纪末期,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,采用的唯一制度方式。重点体现在:不干涉主义;文化吸引;强调“中心—外围”的差序;经济上“厚往薄来”;经常结盟;朝贡国在外交上地位不平等。

费正清认为,朝贡体系是一个同心圆结构:第一个是汉字圈,第二个是内亚圈,第三个是外圈。这是一种无法适应现代国际秩序的传统解决方案,完全是道德至上的空想。

可问题是:中国古人真会如此愚不可及?

揆诸史实,文化作用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大,接受中华文化的藩属国,常对中原政权发起挑战;中原政权多次向周边政权称臣,完全意识到中华非唯一国家,在实际交往中,常承认外邦拥有对等权力;在一些具体问题上,朝贡国往往掌控着主动权。

显然,朝贡体系是创造出来的概念,只因西方学者无法理解:传统东方政府为何过分挑剔外交礼仪,宁可放弃实际利益。因此虚构出一个“怪物国家”:在那里,价值观彻底压倒了现实感,而这些价值观从不接受实践验证,只靠架空与误会,便能传承数千年。而加拿大学者王贞平的这本《多极亚洲中的唐朝》,则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,有力地回击了这一虚构。

本书聚焦在唐朝,因唐高祖李渊长期向突厥称臣,唐朝与回纥、百济、渤海国等,都曾采取过对等外交,成为“以夷变夏”,而非“以夏变夷”。与此同时,唐朝在外交礼仪上同样挑剔,多次为此放弃实际利益……这种行为落差,引人深思。

其实,早在汉代,中原王朝便形成了两种迥异的外交思路。其一是“犯我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,但从结果看,汉朝没有足够的资源彻底解决边境压力,即使完全占领对方的领土,也会陷入“得地不可耕农,得民不可冠带,破之不可殄尽”的窘境。其二是“远方绝域,不牧之民,不足以烦中国也”。建议吸纳异族内附,以夷制夷,结果引发“五胡乱华”,致中原近400年大战乱。

班固在《汉书》中,对这两种思路都提出了批评。他认为,战争、和平均不足恃,面对外部压力,不存在一劳永逸,必须“常备不懈”。在此基础上,他提出“羁縻”的概念。换言之,华是华,夷是夷,彼此长期存在,谁也改变不了谁。只能通过“有限战争”和“有限和平”,长期周旋。“羁縻之义,礼无不答”,礼不再只是意识形态的载体,也是争取现实利益的工具。唐代推行羁縻州,就是在践行班固的外交思路。

唐朝初期,高句丽对东北亚安全构成巨大威胁,唐朝下决心武力解决。其间,对方几次来长安朝贡,唐朝



均未拒绝,对方也未因唐朝的高规格接待,而放弃备战。可见,朝贡并不是贸易、接受藩属地位那么简单,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
为取得胜利,唐朝曾在百济、新罗间反复犹豫,二者均与唐朝有朝贡关系,新罗与日本有朝贡关系,而日本与唐朝又有朝贡关系。通过复杂的朝贡往来,唐朝终于摸清了各方底牌。白江口一战,唐朝拿到东北亚秩序的主导权。然而,因西部吃紧,唐朝不得不从东部调走20万大军,承认了百济的地位。但在让步的同时,唐朝又转头去扶持渤海国,以防百济进犯。

唐朝的外交呈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特色,这不仅体现在东线,也体现在西线。

唐高祖李渊向突厥称臣后,全力经营中原,突厥意识到李渊实力正在增强,几次与其对手结盟,几乎攻下李渊的根据地太原。唐朝建立后,突厥又多次冲击都城长安,唐朝却未放弃双方的朝贡关系。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,唐朝从初期单方面的赔钱、和亲,到后期转用朝贡关系来制约对手,直到突厥崩溃。

唐高宗时,因兵力、财力不足,一度放弃安西四镇,但东线稳定后,唐朝又利用复杂的朝贡体系,重获西线主动权。其中最成功的案例,莫过于利用回纥骑兵平定了安史之乱,但回纥不断劫掠,让唐朝头痛不已。利用朝贡体系,唐朝成功地将西线的主要对手吐蕃引向回纥,随着后者被灭,前者实力受损,唐朝在西线几乎恢复了最鼎盛时期的局面。

可见,朝贡体系绝不是空洞的道德构想,而是实实在在的博弈。唐朝的每次胜利,都源于对朝贡体系的正确运用,而每次失败,都源于皇帝出于个人偏好,对其正常操作进行了干扰。唐朝从没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世界,而是承认多极,并在多极中努力保持平衡,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。这就可以理解:为什么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,彼此皆以邻为壑,冲突不断;而在朝贡体系下,却保持了相对稳定,有利于发展正常的商业、文化交流。

唐人认为,传统外交强调的“德义”,关键在“义”,“义”即“宜”,双方都满意,愿意长期遵守,便是最好的外交,而非绝对的道德原则。由此审视朝贡体制,就会发现,历史还有更丰富的侧面。



## 新书秀场

《晚清政治小说: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》

[美]叶凯蒂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,政治小说在世界各国风靡一时。这种新文学类型发端于英国,最初为本杰明·迪斯雷利所采用,很快就风行欧洲大陆,梁启超于1898年将这种文学类型从日本介绍到中国,发展出了能够被国人所接受的叙事策略,同时还保留了和世界文学的关联。政治小说占据晚清小说翻译和创作的主流大约十年的时间,成功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纳入中国文学的脉络中来,创作出了丰富的作品和人物形象。政治小说虽然昙花一现,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《鸳鸯六七四》

马家辉 著  
花城出版社

“每个人都可能会摸到烂牌,把手上的烂牌打好,是我们一生唯一能做的事情。”“鸳鸯六七四”指的牌九局里最烂的四张牌,《鸳鸯六七四》就从这一副烂牌说起。龙头老大哨牙炳原本打算在半百寿宴上宣布金盆洗手,却在牌局上连摸三把“鸳鸯六七四”,这是老天爷对他前半生的总结,还是对他以后的预警,哨牙炳不得而知,只是留下这三把烂牌后便离奇失踪了……值得一提的是,粤语方言和香港风物贯穿全书,营造出一种辛辣而迷离的“港味”。

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

[日]小林美希 著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近30年来,日本社会存在一个很难改变的现实:孩子出生后,有六七成的妈妈面临失业。当爸爸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从家中“缺席”时,许多妈妈只能单独养育孩子。《不让生育的社会》从女性的角度切入,以采访和数据为基础,向读者展现了职场对怀孕女性的不公待遇、医院妇产科的弊端、幼儿园存在的问题等,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生育率低的社会因素。尽管书中列举了日本社会中的正面事例,描绘了“能够生育的社会”的理想形态,但这些事例毕竟是少数,改变现状仍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。

《生死有时: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》

[美]莎伦·考夫曼 著  
上海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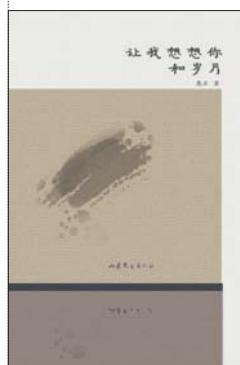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在美国加州的两所社区医院从1997年至2000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,仔细跟踪了100多位后来离世(以及更多的没有死亡)的危重患者的治疗过程,跟随患者经历一个又一个疗程,并跟他们当中三分之一的人进行交谈。最终完成的这本探究医院与死亡的人类学著作,通过还原医护人员、入住医院的重症患者以及必须决定治疗方案的患者家属的亲身经历,探索美国医院如何形塑其围墙里所发生的死亡,也探索这种格局得以建立的社会根源。

## 著作者说

## 诗歌是生命的留白

## □愚石

来自哪里,归于何处,我是谁,我在世界的什么地方……类似这样的问题,一直是超越文学范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大问题,也是事关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。现实的文学实践中,确有不少作家和诗人,常常把这些问题作为文学母题,极尽可能地思考、呈现、反省、再思考,循环往复,最后的结局自然也仅仅是文学上的结局罢了。或者,还会有人走进迷途或者极端,这都不是文学的本义,更不是诗歌的必然。



《让我想想你和岁月》  
愚石 著  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习和思考孤立于诗歌前沿的诗人们作品的优长,努力构建作为小说家诗歌创作的自我发现、独特风格和诗人气象。

在中外文学史上,很多杰出的小说家都写诗,邱华栋还专门翻译、编撰过一部《小说家的诗》,选取了哈金、福克纳、乔伊斯等十几位小说巨匠的诗歌名篇,意在“给读者提供一个非常新鲜的视角,那就是:小说家写的诗也可以如此有趣、生动,读者在阅读他们的小说之外,还能对作者本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”必须承认,小说与诗歌作为不同文

体,在结构方式、创作手段、表现技巧上,有着天壤之别,同时又密不可分。甚至可以说,小说是文学的骨骼和脊梁,诗歌则是灵魂和苞蕾,恰如纠缠着的灵与肉,如热闹非凡的市井和孤傲脱俗的信仰。尤其对小说家而言,两种文体之间根本没有天堑和鸿沟,却可以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学妙境与琴瑟和鸣的动人景象:小说中既可以使用大段的诗歌推进故事、升华情感,又有不经意间诗歌通感、比拟、朦胧、隐喻等艺术手段和诗歌意象的运用与开掘,并因此收到小说表达的奇效,这是诗歌与小说的完美融合。从另一方面讲,小说家独立成章的诗歌,囿于惯常的思维模式、表达样式及创作的潜意识,字里行间又会不自觉地泛溢出在创作理念、文学趣味、美学主张和艺术追求与专业诗人的迥异和差别。

在我俗务缠身、欲念并行的繁杂生活中,我活得既不像小说家,也不像诗人:我没有小说家的“野心”和成就,更没有诗人的高贵、痴狂与豪情。我游走于文学和生活的边缘,游走于小说和诗歌的边缘,游走于此一类与彼一类的边缘,感觉自己从来都不是某一种“固定”。这是我文学创作的不幸,抑或是个体生命的悲哀?我不清楚。

所幸,我是真心喜欢和热爱诗歌的。悲怆的酒后,苦难的雨后,各色人等的背后,我故意被落下的那一步或者半步,我沉醉其中。诗歌是我生命中的留白,被我赋予了存在的意义,让我曾经驻留过的每一片天空、暗渡过的每一片海,都有飞鸟流云,都有草木漫长。我把2018这一可知天命的特殊年份作为一个点,点前是我的前半生,有情意缱绻的爱与渴望,痛及骨和魂;点后则是我可数的未来,只配享匆匆而过的日子在手指间如流沙般漏过,却不曾察觉。无数个点连起来,无论悲喜阴晴,即是我的整个人生,也便有了恋自心生的《让我想想你和岁月》,这是我文学生涯中唯一的诗集。诗集中的每一首诗,每一个句读,都是我要呈现给读者的最美、最美的存在,最美的爱,和最美的留白。